

## 六盘山

## 编者寄语

《宁夏大地上的文明密码》，每一幅岩画，都在讲述着一个生动的人与人、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故事。

《枯木逢春》，那几枝枯木，三三两两的翠绿叶片间，一朵两朵的粉色小花正开得认真……

人常说草木本是无情之物，可每每见了枯木逢春的景象，才晓得天地间的生机，从来就没停歇过。

去年寒冬，我偶过故乡北边的一处园子，见一株老榆树僵立在土坡上，枝丫皴裂，树皮黢黑如铁，远看竟像一截枯桩。那时北风呼啸，枝头积着薄雪，路过的人见了都摇头，“这树枯了多年，再也活不成了。”

我驻足良久，忽然发现枝干缝里藏着细微的绿意，隐在裂皮之间，若有若无。回家后总念着这事，心里悻悻的，觉得这树就算立着，也不过是等着慢慢朽坏罢了。

过了些日子，春风吹到塞北，软风捎来暖意，细雨沾湿了荒原，我再去那处园子时，竟惊得说不出话——前日还僵硬的枝干竟抽出了嫩条，新绿软软地从裂皮里钻出来，细叶嫩生生的，像刚睡醒的孩童。

次日再看，新枝愈发繁茂，前日零星嫩绿，不过两日便顺着枯干纹络蔓延，细枝簇生探伸，攒足一冬气力破土而出。枯干与新条交错，枯者依旧苍劲，荣者自是鲜活，俨然一幅塞北枯荣图。我抚着树干，触感仍坚硬，新条却柔得能随风轻晃。

这才明白，枯木非真死，只是阳气未透；待春气一到，地气回暖，根脉藏的气力，自然就冒了出来。

古人说“人无深情不可交”，草木亦然，这老榆熬过塞北的严霜，不屈不屈，把生机藏在枯干里，在风雪中等着时机，不是没志气，只是在默默蓄势。看它逢春一瞬，枯干上忽生绿意，我才信天地间从无绝望之物，只待时机，只守根基。

旧园因这一树逢春，便添了几分活气。我坐在石头上，看新叶迎着北风轻摇，听雀鸟落在枝间啼叫，忽然有所悟：人的一生，也如这塞北草木，或有困顿如枯木僵立，或有失意似霜雪相侵。可只要心不死、根不垮，等春风一至，自能抽枝吐叶、重焕生机。

古之君子，处穷厄而不坠志，临困顿而不易节，正如此枯木。枯非终枯，荣非长荣，循环往复，皆是自然之道。

今见此树，方知天地之大，无处不生机；人生之路，无处不希望。因记此事，以自勉，亦告世人：莫叹枯木无春，春自会来。

## N 岁月

## 宁夏大地上的文明密码

□ 马清扬

作为银川人，贺兰山岩画于我，是童年描摹过的最形象的画作。自记事起，每逢闲暇，我便跟着父母走进贺兰山岩画遗址，眼里只有山间清风、脚下碎石和同龄伙伴的嬉闹。我们在山径间疯跑，笑声撞在岩壁上又随风飘远，随手捡一根树枝，蹲在石板上临摹岩壁上的太阳、岩羊与人面像，攀比着谁的线条更流畅，却从没想过探寻这些石刻背后的故事。

后来远赴外地上大学，和外省朋友谈起家乡，贺兰山岩画必是重点推介的对象。只是那时，我所能诉说的不过是“刻在石头上的图案与符号”，关于它的过往与文化，我依旧一无所知，童年的临摹与嬉戏，只留下模糊剪影，未曾在心底留下半点厚重印记。

深秋的一个傍晚，独自驾车在城郊穿行，不经意间开到了贺兰山口，走进了贺兰山岩画遗址公园。夕阳西下的贺兰山，金色余晖漫过山脊，将贺兰山的轮廓晕染得柔和而雄浑，山峦化作饱经风霜的老者，沉默伫立，每一道沟壑与河床，都藏着无言的过往。晚风拂过，阵阵凉意，唤醒了心底沉睡的记忆，那些童年疯跑、临摹岩画的细碎瞬间，悄然在心里复活。

循着岩壁的指引向深处走，此时的贺兰山口，景色宜人，泉水潺潺，鸟鸣声此起彼伏，游览的人群已经散去，没有往日的喧闹，唯有秋风掠过岩壁的轻响。我在静谧中，顺着岩壁的材质，追随岩画的足迹一路走走看看，心底生出强烈的好奇，想读懂每一道线条背后的故事。

贺兰山岩画，位于贺兰山峡谷，沿着崖壁连绵数百米。形态各异的岩画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岩石上，或清晰可辨，或被岁月磨得斑驳模糊，线条粗犷而朴拙，画技稚嫩而灵动，竟与我童年时用树枝画就的模样有几分相似，但却多了穿越千年的厚重。有的岩画刻的动物形态，有的绘制形态各异的人面像，有的表现生活场景，有的描绘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有的则展现的是器物、田地、植物，乃至抽象的几何图像符号……内容丰富、形态迥异。每一幅岩画，似乎都讲述着一个生动的人与人、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故事。

在一处岩石上，大约集中分布了60余幅人面像，有的人面像脸型窄小，有的脸颊阔大，有的怒目圆睁，有的鼻梁高耸，有的嘴角上扬，有的面目张扬，有的怪诞奇异；有的和蔼可亲，有的憨态可掬，有的庄严肃穆，有的威严；有写实的，有抽象的，有的表意，有的象形，画风迥异。有的将人面像与动物形象相结合，如狮身人面像、猴面像、羊面像；有的人面像与日月星辰结合起来，如太阳人面像、星星人面像；有的则与风雨雷电相结合。这些形态各异、表情丰富的人面像岩画，无不记录着早期人类对人类自我以及自然最朴素的认识与尊崇。

在狭窄的沟谷间、幽深的峡谷处，随处可见的各种动物画像，是岩画的又一项重要内容。这些动物画像中有的绘制的是家养的羊、马、驴、牛，有的凿刻的是野生的虎、狼、鹿等动物。有的动物奔跑逃生，有的正在寻衅斗狠，有的展露雄姿，有的

则酣睡静卧，有的结伴觅食。

驻足在一幅岩羊画前，画中所雕刻的岩羊身形健硕，刻痕清晰，栩栩如生。不难想象，当年先民偶遇岩羊，被其灵心所打动，随用手石块镌刻记录这份美好，没有刻意构思，却成了流传千年的印记。

一幅狩猎图，线条简洁却极具张力，猎人拉满弓向动物射去，一群动物受到惊吓，仓皇奔跑。这幅岩画生动还原了先民狩猎的场景。此时的夕阳为每一道刻痕镀上金边，千年时光仿佛在此凝固。

这样的岩画随处可见，它们不是刻意的艺术创作，而是先民眼中的动物人文，是刻在石头上的动物印记，也是先民与万物和谐共生的见证。它们或许是牧童放牧间隙的随性之作，或许是先民劳作后的随手镌刻，天然纯粹，是古代先民表情达意的文化符号，是一种喜爱或崇敬的情感流露，是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再现。

贺兰山岩画，是艺术，又不是艺术。说它是艺术，是因为每一幅画都用最简单的线条诉说着远古先民的生活图景，放牧、围猎、舞乐、纷争，皆被先民以写实或写意的方式雕刻在岩壁上，成为跨越千年的艺术馈赠。说它不是艺术，是因为它从未刻意粉饰雕琢，只是先民生活的实录，是冯骥才先生“岁月失语，惟石能言”的最好注解。

走进贺兰山世界岩画博物馆，世界各地的岩画遗迹在此汇聚。从非洲撒哈拉沙漠的动物石刻，到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先民劳作图景，从美洲印第安人的抽象符号，到澳洲土著的生活印记，

## N 后花园

## 枯木逢春

□ 李博颖

“妈妈，你的花开了！”

一个周天的早晨，我正借着少有的空闲时光，沉浸式地收拾家里的卫生，卫生间里突然传来小女儿的惊呼声。我放下手中的工具，隐隐窃喜地三步并作两步直奔那个被我遗忘的角落——该不会是那几枝枯木开花了吧？

顺着女儿激动的神情，我在卫生间高高的窗台上看到了一个月前被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置放的那几枝枯木，三三两两的翠绿叶片间，一朵两朵的粉色小花正开得认真。我不由自主地摸着女儿的头感叹一口气，似是干家务的劳累，似是失望过后的如释。

由于平日里工作太过忙碌，加之养育两个孩子太过辛劳，思考再三，我于2025年6月的一个周末，让先生把家里养的所有花草都搬去送给同样爱花的婆婆。作为一个爱花的人，说心里话，将辛苦栽培的花送与谁我都是不舍的，更何况有的花我已经照料了十年有余，但为了让我的花有个更好的去处，被照顾得更好，也为了能腾出更多时间照顾陪伴女儿们的成长，我也不是不能释怀。

只是没想到，年前一次无意间看手机，被卖花商家的视频吸引，没忍住又下了一单。

春花

曹简楼



## N 灵犀

## 独坐记

□ 马润生

案头盏中，庐山云雾正醒。水汽沿杯壁缓升，在玻璃上拭出一层薄雾。抬眼时，已被窗外老树的浓荫接住——一枝丫斜斜，新叶叠旧叶，把午后的光筛成碎金，晃得人眼尾生凉。

这独坐的辰光最静，连笔记本的字都更加分明。物是人非的怅然在舌尖一转，竟化出一丝清浅的甜：是了，我与古人何异？皆在追问中确认存在。曾以为生命如墨迹般容易晕散，如今倒觉得，正因公是晕开，才能在纸上走得更远、更自在。

人生行至水穷处，往往恰是云起时。上月檐下看云：灰絮般的云堆，被风推着，沉稳地漫过屋

脊。忽然明白——皮囊虽逐年皱缩，内里的精神，却能在反复自问中舒展、丰盈。如茶至三泡，初时的涩，原是醇厚必经的隘口。

一只灰雀落枝，蹦跳着啄食新叶。翅尖扫下的枯枝，轻跃窗台，像枚别致的书签。

此生所执，不过三二。爱是晨光里苏醒的蝶，见月季便想起某人，觉着“以余生换一瞬重逢”原是生命最恳切的笔迹。历史则是长明的烛，照见人心幽微，更照见星河奔流——那光是远的，却让近处的影有了层次。

烛火摇曳时，余光却被什么牵扯：小说里布满

泥泞的脸上仍然清亮的眼；邻人上楼时，钥匙串撞出那声略显疲倦的响；电话那头，叹息后重新拾起的话头。它们如细沙，悄落脚边，我不再只感到它们的重量，而是开始辨认出，那或许是大地的心呼吸。方才在历史中望见的无垠，此刻正将我这一身如豆轻轻托起。俯身拾，光从指缝漏下，却在某一粒的棱角上，闪过瞬息的光。

茶凉半盏，蝉声骤密，自槐叶深处涌来。忽然想起年少夏日，躺在老宅树下，手捧大块西瓜，看漫卷云舒，什么也不想，却觉满世界的风都经过我。

如今才懂：人生何须丈量？它是花落时静美

的弧度、蝉鸣震耳时的生机、晚霞错过后更深的凝望，是灰雀驻枝的灵动、茶雾裹住指尖的温度——这些刹那的鲜明与暗淡，连缀成“活着”那匹质地不一的布。

那些曾以为紧要的，终会沉淀为生命的底色；而此刻窗外的雨、檐下的雀、指间这真切的热，才是正在书写的、无可替代的正文。

添些热水，雾痕重新爬上玻璃，这次没去擦。模糊处，光得以曲折，世界因此多了一层可堪玩味的纵深。

日影斜过窗棂，老树的影子盖住案头书卷。茶韵在喉间回甘，雀鸣忽远忽近。叶已沉底，静静舒展，如舟靠港。水因它，漾开了山河的影。

沙仍在落下。光也在落下。它们交织的此刻，大地已在脚下——我不必等待它“构成”的那一刻，我已站在上面。

## N 且听风吟

## 春秋二韵

□ 张贤明

## 春 望

冰凉的风  
汹涌而来  
大地屏住呼吸  
只待七九河开  
河岸闪烁新绿  
嫩叶舒展开来

光亮的原野  
冰雪融化了  
草木将发芽  
枝头会开花  
蓬勃向上的春天  
让四季从头再来

## 秋 思

骤然风起  
满头的树叶  
成为风的抓手  
而一遍遍齐刷刷  
降落的阵雨  
都落入大地怀里  
像是晚秋掉落的果实  
又像提早播下的春的种子

## 早春

□ 来庆明

夜幕轻开天渐朗，  
徐行踏晓水云旁。  
舒缓慢跑消清寒，  
喜鹊登梅唤春光。  
满怀喜气心中握，  
些许闲愁袖里藏。  
岁月凝香融沃土，  
笑迎朝晖赏夕阳。

